

虛幻构成



孙方友

潘乾坤抄着湖南口音找你们经理啦
青年人才也不抬经理不在
潘乾坤同志呀
我们要找你们经理谈业务呀
青年人才放下游戏机谈还谈
潘乾坤是有人介绍我们来的
时间就是金钱啦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 · 第一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

孙方友

虚幻构成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一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虚幻构成/孙方友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1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1辑)

ISBN 7 - 222 - 04251 - 2

I . 虚... II . 孙... III .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687 号

策 划: 张 维

主 编: 野 莽 欧阳常贵

责任编辑: 刘存沛

装帧设计: 西 里

责任印制: 刘伟能

书名	虚幻构成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第一辑)
作者	孙方友 著
出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public. km. yn. cn
开本	787 × 960mm 1/16
印张	20
字数	230 千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制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号	ISBN 7 - 222 - 04251 - 2
定价	40.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总
心

序



中国作家档案书系总序

档案是怎样建成的

野

莽

1

一群鱼在海中苦苦地寻觅，眼里闪耀着焦急而又愤怒之光。这是一群真正的读者，在茫茫书海里已经游过吃一只烤鸭的时间了，他们在寻找一位他们熟悉并且热爱，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崇拜的作家，他们满心希望在这位作家的书中看到他最近的作品，最早的作品，最棒的作品，被人捧上天

去的作品和被人骂得一塌糊涂的作品，同时还要看到他全部作品的目录和出处，以及爱屋及乌地想看看他长得到底是什么模样。他们满世界地找着，这里找到了一本，那里找到了一本，还有一本是他和许多人的作品被编在了一起，可惜这一本里没有他们要看的那一篇，那一本里没有他们要看的这一篇，第三本里他们要看的东西一篇也没有。于是他们继续满世界地找着，这次可算是找对了，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这位作家的一套文集，总共是十四本，他们要看的东西分别印在那十四本里，然而他们却绝望了——姑且不说这套码起来足有一尺多高的书的屁股上写着三百块钱，就是自己那个小房间的小书架上，又容得下几位作家的书呢？

假若一本书中浓缩了一位作家的精华，这群鱼儿想必真会有得水之欢。“中国作家档案书系”试图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一本本酷似档案的书，档案里装的自然是纯粹的文学，以作家的重要作品和文学活动为支撑，里程碑式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名作是它的基本构成。为满足好奇读者的愿望，书中还附以作家自诞生以来的多页珍照，以便验明作家的正身。

不仅是为了读者，同时也是为了文学，必须给中国作家建立一套档案，而且必须从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中国作家建起，不必等着百年之后盖棺论定。事实上作家的棺材随时都会被人打开，根据彼时的需要为死者的作品重作诠释，因此不必将这项有意义的工程留给后人。与当代作家同步行进的好处实在颇多，它至少可以避免图书界的欺世造伪而保证版本的绝对真实。

一位作家一个档案袋，十位作家一个档案组，一百位作家一个档案馆。它们是经济的，精致的，流动的，以传统而又新潮的姿势可握于读者之手。

1999年12月出版的《中国作家大辞典》共收录中国当代作家6949人，除去亡故者、停笔者以及主要从事文学评论、编辑、组织工作者，迄今仍在文坛舞笔拼杀者约居半数。但是有减有加，跨入21世纪后，年轻作家如过江之鲫，其中不乏有跳龙门者。如何千里挑

一？入选者要达到什么软硬指标？谁具担纲评委的权威？谁又能站在裁判的看台？建档大幕未拉，必先明确游戏规则。

入选作家不仅要写得好，佳作多，名气大，而且要在新的世纪有优秀的表现，向热爱他们的读者捧出相当数量的新作。旧的作品在他们过去的版本中出现得太多了，人越著名版本越多。

处女作是必须要的。它们是作家走向文坛的始发站，就像是乘坐一辆公共汽车，没有第一站就没有第二站，就不能到达最终要去的那座光辉的圣殿。中国作家档案是一个溯根求源、有头有尾的信息工程，它一定要让读者一睹作家当年起跑的英姿。

中国当代文学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断裂，直到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荒芜的文坛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出现了大批的作家。这其中有一些是死去活来的作家，即当年的右派从各个不起眼的角落手舞纸笔又卷土重来，一些是完全新生的作家。后者多半是 60 年代末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和正在社会底层苦苦寻路的回乡知青，他们迅速地占领了文坛并成为后来文坛的中流砥柱。

与其相比，诞生于 60 年代的作家是幸运的，他们登上第一辆公共汽车时，眼前已经是车水马龙了，他们想乘哪辆就乘哪辆，只有精彩世界的无限诱惑，没有禁忌。

然而，对于今日的文坛名宿，童年的留影已成珍照，惟其嫩稚才显得那么的宝贵，那么的美丽。

这是因为当今的作家们在文学的技巧上实在是太纯熟，太老练，太炉火纯青，简直有点石成金之术，能够变粪为宝了。

我们知道，在这套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的读者中，有一部分是未来的不朽作家，十年之后他们将在报刊的名家专栏对人谈起这套档案。较之普通读者，他们更多了一份读书

的指望,他们很想了解这些作家何时成名,怎样成名,以一篇何等伟大的作品而石破天惊,轰动文坛的。

这样的读者真是太聪明了,他们将来不当作家谁又能当作家呢?成名作是作家的第二站,这是一个大的站台,至少比处女作的那一站要大。他站在那里,不仅引起了编辑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几乎全国人民的注意,这些人是激情澎湃的普通读者,目光深沉的职业批评家,一言九鼎的文坛泰斗,这些人一起念叨着一篇作品的名字,纷纷说起它的好处,投它以票,授它以奖。那么好了,这位走运的作家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成名于天下了。

也曾有过这样的现象,即作家的处女作同时就是其成名作甚至代表作。但是在这套档案中,编者和作家本人都以各自的栏目安排了它们,因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特性是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与作家一道成长,而作家们的确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艰难地跋涉着。

也恰好符合了读者的心愿,他们想看的就是一条龙,就是这个艰难而又漫长的奋斗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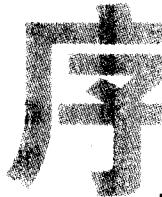
由于不是盖棺论定,由于作家们全都精神抖擞地活着,档案中的代表作只能代表作家的过去。他们还在努力地写作,我们希望他们继续产生惊天动地的代表作,为未来的档案增补本提供可能。

代表作的篇幅无所谓大小,字数无所谓多少,只要能代表就行,正如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是《战争与和平》,而欧·亨利的代表作是《麦琪的礼物》一样。在这本大约四百页的档案中,我们收不下《战争与和平》,这里的代表作的全称应该是中短篇小说代表作。

如果出现了与成名作一样的情况,作家的代表作也并非一篇,那么编者就以四面八方的考虑,从中选取一二。

宣布代表作的做法似乎也让作家们警醒与反思。他们不仅站在文坛横向地寻找自身的位置,而且站在今天纵向地回顾自身的发展:从第一篇作品走到今天,这之间走过了一段怎样的道路,自己的进步究竟如何,能够代表自己的到底是什么。

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本档案的珍藏者更应该是作家自己,它有



别于由单位秘密封锁的人事档案。

作文亦如做人，想不挨骂的办法本也不少，首选者是对谁都讨好，好比见人就摇尾巴才落得人见人爱的宠物。如果此法不能兼得，便宁可选择主人和强者，这样方可保得太平。

然而太平文学都不好看，卿卿我我的爱，哼哼叽叽的痛，它所滋养的只会是同样哼叽着的读者一颗缺爱的心，而使真正有品味有见地的读者望之生腻。真正的读者无不希望深切感受到作品的锋芒，希望看到作品的思想以及艺术的独到之处。

独到的作品注定会引起争议，因为独到的本身诠释了它的单枪匹马，离群索居，它的大胆尖锐的思想伸进了他人不可触及的私密与短处并给予艺术的揭发，因而它引起了社会的一阵瘙痒疼痛，有人赞美之，有人咒骂之。这是百花园中猝然绽开的一朵野花，它在赞声中散发奇香，在骂声中怒放异彩。

这样的作品往往蕴含着旷世的真理，时而闪现如划破天空的流星，它的出世之夜乃是万众仰目之时。它舍身一跃，勇敢无畏，为了一展光辉不惜将生命燃烧得淋漓尽致。

因此，在作家的档案中，应该收入这样的作品以供民间美誉。

让作家自己说，可以听到他创作背后的理论，让作家的朋友说，可以看到他创作以外的故事，因为读者愿意知道这些，这里面有很多的秘密，不是从作品中可以得到的。钱钟书对国际友人说，鸡蛋好吃就吃鸡蛋得了，为什么还要看到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他的幽默无法劝退内心执著的读者，他们偏要听母鸡下蛋的叫声以及偏要看它挣得面红耳赤的样子。

思想是行为的导演，文字是念头的走卒，知其这样写，

不知其所以这样写,更不知其不这样写就绝对不行。幕后的东西总比前台的东西来得神秘而有力量,要不,幕后操纵者的罪责何以会大于案犯呢?

有品味的读者喜欢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话录。先哲的对话总是那么精妙绝伦,不造作,不遮饰,不修辞,赤身相见,一种大俗大雅大拙大美的语言艺术,一般的作家穷其一生也难以达到这种自然之境。

这里的印象是指作家的生活与创作,形象与心灵。少则一人一篇,多则一人两篇,作家写作家,一个作家的印象记往往又是另一个作家的美文,机智幽默,痛快恣肆,为一切其他文体所不及。

此外,还想掌握作家一些文学旅途中发生的事情,那可是作家通往成功的一串足迹啊!

于是在这套区别于一般选集的档案中,编者刻意安排了这么几个有趣的节目。

对于真正的饮者,好酒的确是不怕巷子深的,大牌作家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面酒旗。但是我们仍然要让这一面面鲜艳的旗帜插入闹市,迎风招展。中国作家档案始发前夕,编者以“二十一世纪文学开山工程”为题从媒体发出消息,立刻引起四面来风,京城文学、文艺、文化、新闻和知识各界所有的报纸都派要员参加了书系的首发式,连外埠电视台的采编人员也闻讯飞来,采访这一工程的策划、主编、作家,并在一周之内用卫星向全世界进行了传播。

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人头攒涌的门外,记者的镜头对准了这套档案的出版者,而在门内,在新华书店的新书台前,则有众多的读者手握新书包围了签名留念的作家。

——原载《中国书刊报博览》2002年11月2日

新
文
化
成

水
XUHUANGOUCHENG

总 序

档案是怎样建成的 野 莽(1)

2000 年后新作(选 14 篇)

罗汉床	(1)
霸王别姬	(15)
女 票	(19)
会文山房	(23)
小镇人物〔一〕	(27)
小镇人物〔二〕	(38)
小镇人物〔三〕	(50)

小镇人物〔四〕	(61)
陈州笔记〔三题〕	(70)
蒋宏岩	(70)
画家姚昊	(74)
花杀	(76)
沈上海	(81)
吕庆广	(88)
幽您一“默”	(94)
一九四八年的那桩奇案	(111)
荒道	(123)

——
处女作
——

杨林集的狗肉	(155)
--------	-------

——
成名作
——

虚幻构成	(165)
------	-------

——
代表作
——

陈州笔记〔五题〕	(207)
蚊刑	(207)
雅盗	(209)
女匪	(212)
泥兴荷花壶	(215)
匪婆	(219)

屠
牛
格
威

影响或争议最大之作

谎言 (225)

印象记

孙方友和他的陈州系列小说 段荃法 (273)

对话录

创造出一片文化地域 刘海燕 墨白 孙方友 (277)

后记 (283)

著作目录 (285)

大事年表 (287)

影集 (303)

手迹 (307)

小传 (308)

罗汉床
XUHUANGOUCHENG

周云松成

宫泽元终于见到了那张罗汉床。

这是乡政府后院，也是乡政府的首脑中心。后院是一排走廊带出厦的新房，房前是个大花圃，水泥甬道直通前院。这个小院住着四位书记。一把手和二把手各两间，另两位书记是每人一间。宫泽元的两间房正在中间，一间客厅，一间卧室。这是乡下常见的“寝办合一”结构，只不过两间房都很大方。卧室里就放着那张罗汉床。

据说这张罗汉床是当年的土改成果，半个世纪以来不知睡过了多少书记和区长。据官场人说，颍河乡一把手睡的罗汉床是个宝床，一般睡上三年的人多能官升一级。当年颍河区的第一任区长姓王，是个公子哥出身，革命胜利后来颍河搞土改，说是自己喜欢睡罗汉床，贫农团就把罗汉床留在了区政府。那位姓王的区长在颍河一干五年，接

下来就步步高升，“文革”前就成了副部级。无论是传说是否真实，这些年凡来颍河当一把手者，都在下意识中努力干满三年。宫泽元当然也不例外，自从接到来颍河任书记的通知后，心中就产生许多遐想。这并不是说有某种期待或验证，就凭从这里走出去步步高升的前任，自己也应该给自己订下高标准，努力达到理想的彼岸。

宫泽元燃了烟，坐在沙发里，深深地吸了一口，吐烟的当儿，抬头很重地看了一眼罗汉床。自己初来乍到，刚才只顾与人礼节性会晤，还未静下心来细看这张充满政治色彩的罗汉床。床很宽很大，老漆发红，透出玻璃般的光泽。木质极好，像一种号称铁树的本地槐所制。床四周是二尺多高的围板，靠外的活板是活的，能上能下。围板上雕花精细，认真看了，多是吉祥图案。床四角有四方木柱，雕龙凿凤，高五尺余，上有床顶。顶端仍有雕画，听人传说是淫画，因有蚊帐挡着，看不到。听人说乡政府大院过去是大地主雷大老家的宅院，好几进深，为中国北方古典式建筑，大四合院内套小四合院，而且全都对称，月亮门对月亮门，八角门对八角门，曲径通幽，甬道如网，一般生人进去就很容易迷路。雷府的这张罗汉床已有百年历史，第一位睡上它的是雷大老的一位小妾：雷大老七十岁那年，从界首买回一妓女，那妓女年方十九岁，天生丽质，原为大家闺秀，因家道中落沦落青楼。雷大老花钱买下她，她只有一个要求，说是洞房内必须有一张新罗汉床，而且这张床一定要按她的设计制作，要不认死不从。雷大老无奈，只好请来名匠高手，按照那女子的设计，开始造床。不想请来的工匠就是那女子的情哥，他造床造了三年之久，等床造好，雷大老也一命呜呼，那女子便与情哥一同逃出了雷府。从此，雷府皆认为罗汉床不吉利，谁也没睡过，一直等到土改时，是王区长发现了这张床，才得以让它一直留在了乡政府内。听一位曾在颍河睡过这张床而且略懂周易的同僚说：“床有床第之称，第与及第同义。雷大老苦等三年，未得床第之欢就命归西天。而新床做好百年无一人睡过，所以就有了灵气。男女同睡可得状元，男人单睡可连连及第。下乡当书记的人多

是单身前往，很少带家眷，所以能仕途畅通。因为雷大老苦等三年，所以，‘三年’也就成了定数，你必须在任三年才能升格……”话说得虽然破绽百出，但从这里走出的书记多升了官却是事实。世上万物神乎其神，许多事情谁也说不透，你不得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像前任那个姓路的，在这里欠了一屁股债，竟又调到邻县当了副县长，你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的！

说不清就说不清吧，眼下许多能说清的事儿还没人去说，何必再劳神这些说不清的事儿！宫泽元又燃了一支烟。烟是“红塔山”，为云烟，听说那个红塔集团的总经理早已落网，但红塔山仍是如日中天。过去在邻乡当副手的时候，宫泽元抽的是“阿诗玛”。虽同是云烟，但暗中却有个“级别之差”。如果一把手抽红塔山，你就乖乖去抽阿诗玛。就像这个罗汉床，像是规定了要一把手睡似的，副手就睡不得。听说十几年前这个乡有个乡长，姓柳，柳乡长在任期间，这个乡的书记调到县里升了官。当时新的一把手还未选准，县委便让柳某先负责全盘，但并未任命。不想柳某得意忘形，竟提前搬进了“书记屋”，睡上了罗汉床。岂料未过一个月，新书记来了。新上任的书记听说柳某睡了罗汉床，很是气愤，以为人抢了他的“仙气”，从此对柳某百般刁难，然后就把他赶走了。因为在本县政界皆知道颍河乡的宝床，于是柳某人就成了政界圈子里的笑谈，并有人专为他编了歇后语：柳乡长睡上罗汉床——心太急了点儿。

宫泽元正想着乱七八糟的事儿，乡政府的大师傅来了。大师傅是来叫书记吃饭的。大师傅很恭敬地走进屋，小心地问：“宫书记，晚饭做好了，你是去食堂吃或是由我给你端来？”宫泽元望了大师傅一眼，思忖片刻，说：“等会儿给我端来吧！”

在乡下，一般中午陪客多，晚上若有客人不走，也要看客人是谁，需不需要书记出面。宫泽元初来乍到，下面的人还摸不清他是什么脾气，所以一开始都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其实，大街上好几个回汉食堂里都有账本，书记和乡长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吃的。吃了让秘书签个字，年底一齐算账，只是越吃越多，老账摞新账，乡政府也就欠了不少外债。宫泽元不想去食堂吃饭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刚来，还未与乡干部们见面。原计划是今晚先开个党委会，与党委委员先熟悉熟悉，然后再开干部全体会议，各村支书、村长会议，也就是说，让一级一级基层领导都要“认识认识”新来的书记，便于日后开展工作。

对颍河乡的班子主要成员，宫泽元自然认识几个。经常在县里开会，叫不上名脸也熟。前几天乡长张程和另外一位姓苗的副书记已去县城宫泽元的家中与其接上了头，粗略介绍了一些情况。论说，张程与宫泽元算是老熟人，十年前，宫泽元在曹河乡当组织干事时，张程已是组织委员。现在原来的下级当了一把手，虽然同是正科级，张程初见宫泽元时面上仍有些挂不住。宫泽元自然事先就想到了这种关系，一见张程，主动上前拉手喊了一声“老领导”，张程的面色才缓和了不少。人都有虚荣心。只要想法平衡一下，问题就解决了，人与人讲的是个尊重，官职大了，说话“小”一点儿，反倒显得谦虚大度，换来的只能是赞扬声。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宫泽元今天已接了几个电话，其中有三个都是找原任书记的，弄得他与对方都很尴尬。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拿起了话筒，不想电话却是张程打来的。张程对宫泽元说今晚的党委会开不成了，因为有四个党委委员不在家，问，改在明晚开如何？宫泽元问了一下情况，原来有两个委员去邻县给银行行长送礼去了。因为前任路书记上项目贷了外县的款子，现在到期还不起，只好去贿赂；另两个委员今中午去了县城，原说晚上赶回来，刚才打回电话说赶不回了。宫泽元眉头蹙了一下，只好答应明晚再开。张程说既然不开会了你就来我家吧，我已让

周易格成

你嫂子做了几个菜为你接风。宫泽元说又不是外人，免了吧。并说我刚才已对伙房师傅说让他送饭来。张程说毡，送来再让他端回去不就行了。最后特别声明说我今晚没叫一个外人，就我们两个，也算叙旧，也算给你洗尘。别谦虚了，你嫂子想你了。我马上让司机把你送来。张程说完，就挂了电话。宫泽元很有一股无名火，觉得张程这客请得太霸道。好在他知道张程的脾气，苦笑了笑，便准备赴宴。

当年在曹河乡工作时，张程是宫泽元的顶头上司。这张程比宫泽元大七八岁，原来只读过初中，文凭热时又读了两年地区党校，算是中专生了。这人热情，身上有不少工农干部的性格。参加工作二十年，都是在下面基层滚爬。别的乡领导大多在县城买了宅基盖了小楼，他不，就带着一家人随他“漂泊”。他说他要住一辈子公房，只是房改之后，乡政府将公房作了价，他才算在颍河有了自己的房产。张程的妻子叫胡芹，是个农村妇女，待人热情。宫泽元在曹河工作时还未结婚，那时候张程也刚带家属。胡芹常留他吃饭。胡芹最拿手的是烙馍擀豆面条。宫泽元也是农民的儿子，最爱吃胡芹做的家常饭。

不一会儿，门外响起汽车喇叭声。宫泽元担心炊事班的大师傅送饭扑空，急忙给伙房打了个电话，然后才带门走出后院，坐车去了张程家。

那时候大街上已华灯初放。前任书记虽然欠了不少外债，但总算把乡政府所在地“打扮”得亮丽多了。几年前，宫泽元在城北当副乡长时曾来颍河参观过塑料大棚，那时候颍河镇又脏又乱，街道上坑坑洼洼，两旁全是占道经营的小摊贩儿，把街道挤得连小车都过不去。现在拓宽了街道，新修了柏油路，两旁全是按规划盖起